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

(1552—1773)

[法]费 赖 之 著
梅乘骐 梅乘骏译

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
1997年11月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
(1552—1773)

[法] 费赖之 著
梅乘骐 梅乘骏 译

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
出版、发行

上海蒲西路120号

邮政编码200030

天主教上海教区印刷部印刷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内部资料准印证(95)第069号

Le P. Louis Pfister, S. J.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根据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32年印行的法文本译出

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 金鲁贤准印

韓文公與
柳子厚實談
道圖



敬告读者

我们以沉痛的心情得知本书的主要译者耶稣会士梅乘骐神父已于1997年7月16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世在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享年91岁。他没有亲眼看到自己译作的问世,实属遗憾。本书的翻译工作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最困难艰苦的环境下完成的,全部译作凝聚着他对慈母圣教会的一片赤诚之心,也倾注他对耶稣会前辈的仰慕之情。

在今天把《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的中译本正式发行之时,我们特别怀念这位可敬的年迈的耶稣会神父,祝他息止安所,长眠在主的怀抱中,因为他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传教士的一生,他可以无愧地借圣保禄的话说:“至于我,我已奉献出自己的生命作为奠祭,我离开人世的时候已到。这场好仗,我已打完,这场赛跑,我已跑到终点;我坚守了信仰。现在等待着我的的是正义的华冠……”(弟后四:6~8)

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

1997年8月1日

简 介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是费赖之神父来华传教 20 余年间的杰作,长达 1000 余页的传记体历史巨著。本书收集了自方济各沙勿略死时起,至初期耶稣会被解散止(1552—1773 年),共 460 余位在华耶稣会士的传记以及他们的遗著提要,按各会士来华年份的先后顺序编列。在收集各种参考材料和会士遗著方面的艰巨而又细致的工作中,可以看到作者一丝不苟和锲而不舍的可贵精神。耶稣会士在华的传教事业,在中国历史上沟通中西方文化科学等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和作出的卓越贡献,已为中外学者所公认而垂之史册。费赖之神父的《列传》,功不可没。

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过程中,不仅把西方的数学、天文学、物理学、机械学,甚至西洋绘画和西方音乐传介到中国,同时又把中国古代的经典著作如四书五经等,甚至中国民间文艺、戏剧,以及茶叶、瓷器、园艺等,通过文字传译介绍给西方。这从作者在各会士传略后附列的大量遗著简介中,可以略见一斑。从而开创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之风。

《列传》以信而有证之史实,证明传教士们不仅是传播宗教伦理的道学家,又是学贯中西的科学家和文学家。“其中不少人又成为西方著名的汉学家,和中国经典著作的权威翻译家。西方史学家认为,自利玛窦始,‘中国学’在近 200 年中,基本上是属于耶稣会的一个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卓新平的《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古代文化》)

此外,如语言学家罗常培的《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语言学家杨福绵的《利玛窦对中国语言的贡献》,台湾教育学院教授顾保鹄的《明季西洋教士对我国语言学的贡献》等,都对此有所论述。

如利玛窦的《西字奇迹》,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在我国制订汉语拼音法的研究中,曾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金尼阁首创的“以音求字,以字求音”的检字法,已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字典》所采用,改变了我国千百年来按部首检字的单一方法。

德国学术界泰斗,伟大的哲学家莱布尼茨,在给梵尔儒斯神父(P. Verjus)的信中说:“我认为无论从光荣天主的事业和从谋取人类的普遍利益,以及从加速科学与技术的进步来说,在华耶稣会士所从事的传教使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桩最大的交易,一笔智慧和知识的交易……多亏这笔交易,人类又飞跃地前进了一大步。”(上海教区光启社总编辑沈保义的《人类文化史上一笔智慧和知识的大交易》)

我国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学者冯承钧说:“自明万历迄清乾隆 200 年间,为老耶稣会士在华活动之时期,于传布宗教之外,兼沟通中西学识,撰译无虑数百种,会士事迹可考者近 500 人,其留存之史料,关系应甚重也。然世人所知者: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之历算,雷孝思等之绘图,郎世宁等之作画,张诚等缔结中俄条约,冯秉正等翻译中国史书;此外会中杰出之人与其所撰之记录信札,世鲜知之。例如汤若望记清世祖致死之原因,安文思记张献忠据蜀事,卜弥格记奉永历命赴教廷求援事,皆大事也,治两朝史者,颇鲜征引及之。瞿式耜之人教受洗,在我人为创闻,而在卜弥格书中竟谓实有

其事。吴继善曾受张献忠礼部尚书职,安文思言之历历,其事应非诬也。观此足证此一部分史料之重要。今人所撰关于耶稣会士之书录,以费赖之神父书最切于用。”

这部《列传》因其多方面的历史价值,已为中外学者多所引用,并在不同领域作为研究项目,包括宗教、历史、哲学、文学等领域。其中传记篇幅有长达数十页的,所记事迹,跌宕起伏,可歌可泣,既显宗教热忱,又具史学珍闻;也有因资料局限,而短短仅数行者。本书作者虽系教士,但并非单纯说教之作,而以史实为主,是故中外学者多以正史视之。译者因才疏学浅,尤因缺乏历史知识,谬误之处,在所难免,尚祈读者随时指正。关于作者在每篇传略之前列举之参考书目,因原著均存国外,故从略;但文中段落所附出处,仍予照录,以资查考。

作者费赖之神父传略,取自高龙鞞神父(P. Colombel)著《江南教史》,现置于正文之前,以代“前言”。

译者梅乘骐、梅乘骏识

1995 年

作者自序

我们发表的这本《列传》并非全新之作。原先是韩云和张赓^①二位进士合撰的中文著作《圣教信证》，其序言日期为顺治丁亥，即 1647 年。作者们旨在以书中诸多人物之声望与德表，证明基督信仰之真实。此书先后于 1668 年与 1674 年在北京刊印。

南怀仁神父曾加以充实，在卷首写了一篇较长的《道学家传》，作为引言。在证明天主教信仰真实性的许多事实中，着重指出他们的秉性操守：有如此众多的人，既是学识渊博者，又是品德优良者，抛弃家庭，背井离乡，不惜尽弃其应享之幸福与安乐，而献身于拯救中国人灵的无私事业。

南怀仁神父的这本传记，曾由柏应理神父译为拉丁文，于 1686 年在巴黎发表，题名《在圣方济各沙勿略死后，自 1581 年至 1681 年间，所有在中国传教之耶稣会士名册》。柏应理在书后又写了一个附录《在清帝康熙身边的欧洲天文学家》。

虽然这本名册得到好评，但极不完善：首先其时间跨度仅一个世纪；其次，自 1681 年以后至初期耶稣会被解散止（1773 年），其间来华的耶稣会士均未提及。更为遗憾的是，其中所有耶稣会辅理修士的名字皆付缺如，且因资料不足，遗漏了若干神父姓名。

此外，柏应理神父所编传记，内容过于简短，仅含姓名，日期，以及会士们所撰中文著作的书名而已。

我们之目的是尽其所能补其缺陷，把会士名册续写至初期耶稣会被解散时的最后一位。根据已有文件资料，为各会士充实其传记内容和遗著提要。若资料来源充分，成绩会更

好。但读者也不能忽视,要在 6000 古法里(约 24000 公里)之外的图书馆中去搜集资料,任务之艰巨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有些稀有珍本,更难获得。然而在另一方面,也存在有利条件,这就是法国驻华使馆的首席翻译 M. Gabriel Devéria^② 先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手稿本、中文著作、以及死在北京的许多老耶稣会士的墓碑铭文辑录,使我们从中汲取了很多宝贵资料。对此,我们表示衷心谢意。我们将在第二册后,附录参考书目的总索引。

不足的是,虽有这些帮助,对某些会士,仅能提供很少事迹或几个日期而已。但愿日后有识之士,为那些既博学而又虔诚的会士们,从人们的遗忘中发掘出来,让他们重新活在关心中国事业和拓展天主神国的人们心中。

从会士们的传教事迹中,读者可以清晰地划分三个不同时期:

第一时期,自 1580 至 1672 年,约一个世纪,其特点是大量中文著作的编撰。传教之初,人们的首要任务是反对偶像崇拜,宣传圣教真义,培养信教热忱,辅导未信教者。鉴于当时一国之君及大臣们的好恶,可以决定一切,因此谋求其保护,对传教事业至关重要,而有效方法,是介绍西方科学和文艺。为此,初期的传教士们所撰天文、数学、物理之书甚多,与有关宗教和辨学论道之书,在数量上至少相等。这一时期,亦即李玛诺、阳玛诺,罗雅谷,艾儒略、金尼阁、高一志、利类思、安文思、柏应理,尤其是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诸贤圣者们的生活时期。

第二时期,自 1672 年至雍正(1722—1736 年在位)初年,是法国传教团在北京及其他各省诞生和发展时期。当时中国礼仪之争正处在白热化阶段,有时未免有过激现象,直至教宗

本笃十四世作出决定后，始告结束(1742年7月11日)。由于观点不同而引起的争论，也带来了大量的文字记录。脍炙人口的《益世珍闻书信集》，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作者们在书信中表达的传教热忱和所记事迹的多样化，时至今日仍为读者所爱读。科学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仍在继续推行：如雷孝思等神父实地测绘中国地图，冯秉正神父翻译中国编年史，安多、卫方济、张诚、巴多明、马若瑟、殷弘绪、戴进贤等神父则致力于有关满文、汉文、数学、天文等的实用工作。虽间有局部教难，但在整个中国，圣教仍在发展，正如康熙帝时常说的，基督教(天主教)之在中国，因其遵守的道德规范，和在中国作出的进步成绩，终将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宗教。

第三时期，人们看到的是初期耶稣会在中国的最后一批会士们，为了在日益扩展的教区中，维持教友们的信德，付出了英勇牺牲的代价，战斗至最后一口气的事迹。在全面的、持续不断的教难中，已不是从事写作的时期了，而是必须先急其所急。尽管处在一个灾难性时期，仍然出现了像宋君荣、刘松龄、蒋友仁、韩国英、钱德明神父等一批杰出人物！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须进一言。在有近乎 500 名耶稣会士的这份名册中，有华籍会士 70 人；经耶稣会培养的会外华籍司铎，尚有若干人。这个比例，正如金尼阁、柏应理、鲁日满、南怀仁等神父呈上教宗的记录，以及由 X. Bertrand 神父在《传教记录》中引述 1695 年的神父人数，证明无论在中国或别处，耶稣会的首要任务，明显地应是培养一个本地人士的神职班。

我们尽可能保存了法国传教团的神父们留下的官话拼音原迹。除个别词的词首，用英文的 W 代替 OU 的音节外，一切照原样保存。至于我们引用的文件，在引述时，我们尽可能

做到逐字逐句依照原文；我们首先注意的是，无论是传记或著作，必须按照不同作者的原文引述；否则，我们既不能做到随时审核，无异侵犯其真实性。

耶稣会士费赖之识

1875年11月22日于上海

注 释

①：张賡为举人，而非进士。见艾儒略撰《利玛窦行实》，第7页。（译者注）

②：Gabriel Devéria (1844—1899), 1860—1876年在中国。参阅《通报》，1899年，第481—487页。

费赖之神父传略

(代前言)

费赖之,字福民(P. Louis Pfister),1833年4月24日生,1852年1月6日入会,1867年10月5日来华,1891年5月17日卒于上海。

如果你去徐家汇档案库翻阅一下,你会惊异地发现其中竟有如此多的手稿出于费赖之神父的手笔;如果你再深入研究其手稿内容,你会更惊异地感到他对老耶稣会的历史竟了解得如此广博,如此深透。费赖之神父虽著作等身,而生前却没有付梓的机会,原因是当时的印刷条件很差,要刊印大量而又复杂,以法文为主的文献,实难以如愿。但日后,一旦人们发现老耶稣会士的传教事业,在中国历史上沟通中西文化科学等方面,曾有过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费赖之神父的著作必将被大量引用而成为重要文献。

费赖之神父生于法国南锡主教区,在吕纳维尔之南几公里的 Gerbeville 镇上。他的小修院生活是在蓬塔木松(Pont-À-Mousson)度过的,之后进了南锡的大修院。在他将满21岁时,进了Jessenhein的耶稣会初学院,由Pierre Cotel神父录取。在St. Acheul读文学2年,在Laval和巴黎的Ste Genevière公学攻读哲学和科学3年。以后,在亚眠、普瓦提埃、巴黎的一些公学里经过了4年的实习教学,随后从1862至1866年攻读神学。在此期间,他在人们的印象中留下了待人热情的品德,以及在研究耶稣会历史方面有着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在 Laval, 当时有一位长期卧病在床的老神父(P. Séver Brard, 1797 年生, 1818 年入耶稣会)经常要有人细心侍候。费神父就是当时读书修士中, 对这位老神父侍候时间最多的一个, 也是最受老人欢迎的一个; 这说明费神父年轻时, 他的爱德功夫已高人一筹。

他在 Laval 读神学时期, 就显示了他的博学多才。他曾亲手绘制了耶稣会各省区的历史地图, 从耶稣会创办开始到被解散为止(1540—1773); 另有白俄罗斯时代的省区地图。以后又有耶稣会恢复后, 从 1814 至 1864 年的地图。地图上标明各省区的范围, 和区内举办的学校, 以及会士住院的地点; 并附有说明: 有关创始的年月, 历史的变迁, 以及会士在不同省区、不同时期的统计表。这些地图后来成为由 Louis Carrez 神父于 1900 年出版的、题为《耶稣会会士分布世界图》一书中, 被大量采用的资料。

他在 32 岁时在 Laval 领受铎品, 随后在 Fouillet 神父指导下, 接受第三年卒试培训。这位导师一开始就发现了这位年轻神父的特长, 给了他一项新的研究课题: 根据耶稣会的传统观点, “凡是死在耶稣会里的会士能享升天的特恩”这一条件, 要他去收集一下凡符合条件的已故耶稣会士的人数并编制一份名册。就从这时起, 他在卒试院的小小图书室里搜集了一些文献, 编了一本专册寄到 Laval, 因为那里收藏的文献资料更为丰富, 可供审核补充。这本专册经过 Jacques Terrien 神父在内容方面加以充实后, 成为日后众所周知的《耶稣会会士总录》。

费赖之神父一直渴望着去传教区工作, 他尤感兴趣的是去日本传教区; 他曾为此而许愿并祈祷。但 Fouillet 神父却指导他去中国; 当时江南主教郎怀仁(Mgr. Languillat)正在

法国访问,Fouillet 神父就把这位卒试员介绍给郎主教;在第三年卒试即将结束时,费神父已成为郎主教的随从人员;当郎主教在法国访问他的老家 Chalom 本堂以及其他地区的一些修女院时,和日后返回中国途中,他一直随侍在侧。在 1867 年 10 月初,主教带着费神父和 Guibout 神父,以及最初一批拯亡会修女登轮启航来华。

费赖之神父于 1867 年末到达上海。他先在上海和南京花了两年时间学习中文。在 1870 至 1877 年间,他曾为修道院的修生执教数学和物理;有两年他曾在海门传教,但此非天主预简的工作。

此后,费赖之神父在上海徐家汇一连 13 年从事写作、图书管理、教区统计、圣事记录、主教视察记述、年鉴编制等工作;每逢大瞻礼前夕,协助听神工;每年圣诞节,去无锡帮忙;但主要工作是写作。为了对费神父在写作方面的成果有所了解,我们将其遗著择要介绍于下:

费神父的主要作品是一部长达 1000 余页的传记体巨著,书的题名就足以说明其内容的广泛:《自方济各沙勿略起至耶稣会被解散时止,所有在中国从事传教工作的耶稣会会士传略及其著作择要》,1868—1875 年写于上海。神父把这份稿件誊写了两份,把其中之一寄往法国;经两位专业神父,即 Sommervogel 和 Vivier,审阅后赞成通过。Le Chanf 神父曾拟在法国刊印,但因以法文为主的原稿中夹杂着很多中文名字,如人名、地名、书名等,在法国因无此设备而无法排印。于是这份手稿又寄回给费神父。作者逝世后,La Rivière 神父不辞辛劳,经手抄付诸石印,供教区神父研究参考之用。(我们现在据以译成中文的蓝本则是 1932 年由土山湾印书馆印行,分上下两册的铅印本。)这部著作在写作方面有许多特